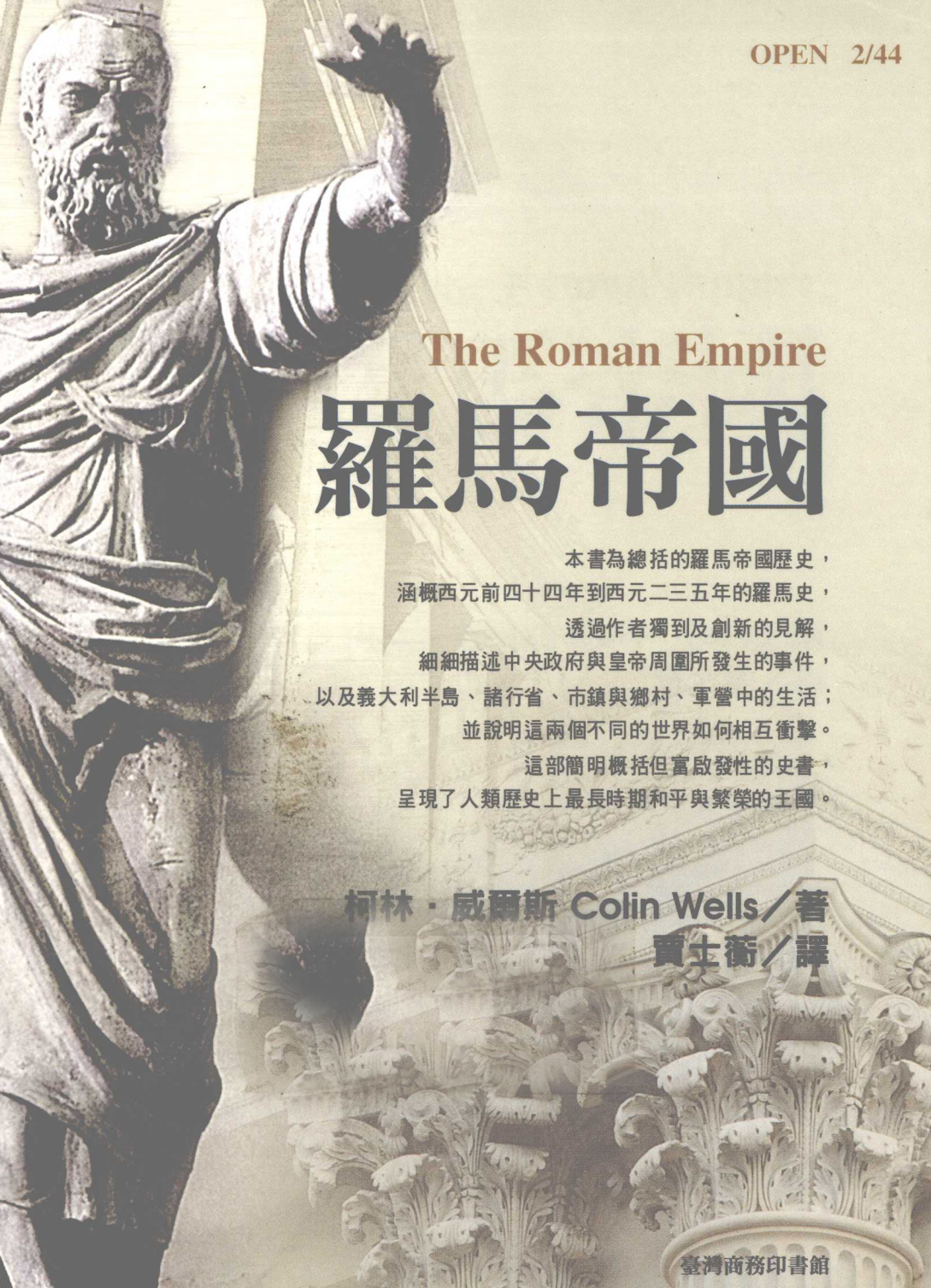




The Roman Empire 羅馬帝國

本書為總括的羅馬帝國歷史，
涵概西元前四十四年到西元二三五年的羅馬史，
透過作者獨到及創新的見解，
細細描述中央政府與皇帝周圍所發生的事件，
以及義大利半島、諸行省、市鎮與鄉村、軍營中的生活；
並說明這兩個不同的世界如何相互衝擊。
這部簡明概括但富啟發性的史書，
呈現了人類歷史上最長時期和平與繁榮的王國。

柯林·威爾斯 Colin Wells／著
賈士衡／譯

The Roman Empire

羅馬帝國

柯林·威爾斯 Colin Wells / 著

賈士衡 /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OPEN 2/44

羅馬帝國

作 者 柯林·威爾斯

譯 者 賈士衡

責任編輯 劉佳茹

美術設計 吳郁婷

發行人 王學哲

出 版 者
印 刷 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 10036 重慶南路 1 段 37 號

電話：(02)23116118 · 23115538

傳真：(02)23710274 · 23701091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政劃撥：0000165 — 1 號

E-mail：cptw@ms12.hinet.net

網址：www.commercialpress.com.tw

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 2004 年 10 月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 Ltd.
under the title: The Roman Empire (Second Edition) by Colin Wells
© 1984, 1992 by Colin Well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a division of Cathay Cultural Technology Hyperlinks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4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定價新臺幣 400 元

ISBN 957-05-1910-X (平裝) / 67060000

OPEN是一種人本的寬厚。

OPEN是一種自由的開闊。

OPEN是一種平等的容納。

第二版序言

「我那時正以訪問教授的身分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大學部學生西元前 44 年到西元 235 年的羅馬帝國歷史。在學期結束時，應邀寫這本書。我的講稿井然有序，這門課上的討論和學生提的問題也深具啟發性。我仍陶醉在柏克萊的春光裡。我在想寫這本書應該很容易。」

這一段在 1984 年 1 月渥太華大風雪中寫成的話，是本書第一版序言的開始。接下來我說：「這本書並不容易寫。我愈思考這個題目，便愈難下筆。我只是寫奧古斯都帝便可寫上半本書。沒有腳註也很難。《芬騰納古代世界歷史叢書》（*The Fontan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World*）乃是為一般讀者而寫。但一個專業學者在敘述有這麼多學術活動的範圍時，便感覺到同行在監視他。他力求為自己辯護，告訴同行說他明白自己過分簡化了什麼，又略過了什麼十分具爭論性的課題，因為這些課題極不清楚，無法討論。」

八年以後，在德克薩斯州南部的一個颶大風的一月豔天（像英國的一個四月天），我寄出這個新版的手稿，並乘機改正了幾個第一版中的大過錯。這些錯有的是因為打字和校樣的錯誤，如那個奇異雜種家庭康乃里·派松（Cornelii Pisones）的出現，以及把瓦魯斯（Varus）喪失的軍團一度寫成第十七、十八、十九軍團，一度又令人難以相信的用第二十軍團取代第十七軍團。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勝利黑鷹第二十軍團的某個百夫長的鬼魂，沒有寫信向我指出許多年後這個軍團在不列顛等地的輝煌戰績。有的

時候我因為不能接受一個新的理論而不提這個理論，但在第二版卻說得比較明白。其他的錯誤是由於無知——單純的無知。

我在第二版中縮短了一些討論，如關於「穆倫那謀叛事件」（Murena's conspiracy）的討論。我也因書評中的評語和我自己的讀物而更改或增加了一些材料。譬如，關於奧古斯都帝的社會立法，我受到蘇珊·翠吉亞芮（Susan Treggiari）在新版《劍橋古代史》（*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所寫的那一章的影響（她在出版以前先拿給我看看）。關於亞美尼亞和幼發拉底河上的羅馬邊疆，我於1988年因在安卡拉的英國考古學研究所的法蘭奇（David French）和來特福（Chris Lightfoot）之助，初次得見。關於宗教和帝王崇拜，我乃根據普來斯（Simon Price）的《儀式與權力》（*Rituals and Power*, Cambridge, 1984）。使我懂得最多的書評家是百利（Tony Birley）、卡特（John Carter）、哈德維克（Laura Hardwick），和勒維克（Barbara Levick）。我也由本書德文版譯者布勞德森（Kai Brodersen）的評語和問題中受惠良多。

如果我再整個重寫此書並把它縮成一半，我應該多談卡里古拉（Caligula）、克勞迪烏斯（Claudius），和尼祿（Nero）諸帝的事功，並且分別向巴瑞特（Tony Barrett），勒維克，和格瑞芬（Miriam Griffin）致謝（他們給這些皇帝所寫的傳記到本書完成以後才發表），我也應該給福拉文王朝諸王（Flavians）多一點的篇幅，即使刪減第一章與第三章也在所不惜。我也應該多談羅馬的家族；自1991年以來，談這個主題的大部頭英文著作便已有七部。我也應該多著重一點小亞細亞、敘利亞，和幼發拉底河的邊疆。就目前這本書來說，也許有人以為我太著重不列顛。如果他們沒有說錯，那便是因為本書首先是為英國的讀者而寫。

但我不因著重非洲而致歉。非洲這個行省太重要，而關於它的英文著作又非常少。

由於過去八年間新書大量出現，我修正了第一版的「參考書目」，加入新的材料。這次修正主要是為加入過去十年間最重要的學術著作。

本書的構想乃始於 1978 年，但到 1984 年才出版，主要因為我的精力和心思都用於領導加拿大的羅馬治下伽太基城北部西奧多修斯帝牆（Theodosian Wall）的發掘隊（1976～1986）。發掘工作原來是計畫在 1980 年完成，但是這個遺址的魔力鼓勵我們繼續發掘下去，找到一個伽太基的墓園：經過羅馬、汪達爾人（Vandal）、拜占庭和阿拉伯的階段，最後到西元 1944 年左右的英國軍隊垃圾堆；這些覆蓋在西奧多修斯帝牆遺存的上面。

我因而應當重申對這個叢書總編輯莫瑞（Oswyn Murray）和芬騰納的編輯佛瑞塞（Helen Fraser）的謝意，感謝他們的耐性、鼓勵和批評。我尤其要感謝細讀本書全部手稿的同事翠吉亞芮，她以前在渥太華現在在史丹福，和我在渥太華的學生與在伽太基的同事古德費羅（Marianne Goodfellow）。我幾乎全部採取她們的建議，並因為她們讓我對這本書和對我自己未失去信心。

在形成我對於羅馬歷史的想法上，我得畢生感激翠吉亞芮，我們有許多年的友情，也在同一個學校任教。我也得畢生感激前坎姆登（Camden）教授、彼得·布倫特（Peter Brunt），他一度是我的教師，隨後與我同為布瑞斯諾斯（Brasenose）研究員。布倫特教授對我以前一篇論文的評語使我少犯許多錯，他又讓我注意到許多我忽略的地方和一個「大錯」。

我也很感激幾位學者的討論和想法：關於猶太資料的是艾帕邦（Shimon Applebaum），關於過渡到古代後期的是艾利斯

(Simon Ellis)，關於士兵和公民權的是我以前在渥太華的學生啓瑞 (David Cherry)。我妻凱特 (Kate) 和我兒多明尼克 (Dominic) 也以非專家的觀點看了幾章，幫我澄清了若干說得不清楚的地方。我在渥太華大學和三一大學連續的羅馬歷史課上試用本書的草稿，由學生的評語中獲益。

本書乃源於我的教學，因而我把它獻給有助於形成它的學生。我也很感謝他們。原來的那一本書事實上是在我兩度去伽太基之間在牛津完成。我很感激艾希摩連圖書館 (Ashmolean Library) 的照顧，以及布瑞斯諾斯學院院長及教授的款待。他們對一位前教授的款待是出名的，令我造訪牛津愉快而收穫豐碩。

這個新版幾乎完全是在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市 (San Antonio) 寫成。令大多數我的友人和我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是，在加拿大住了近三十年以後，我在 1987 年搬到這兒來。我希望借這個機會表示對三一大學，尤其是對卡爾嘉德校長 (President Ronald K. Calgaard) 的感謝。卡爾嘉德博士任命我為新成立的墨其森古典研究講座教授 (T. Frank Murchison Chair of Classical Studies)，他和小華克教務長 (Dean William O. Walker, Jr.) 在這個以後給我大力的支持。也是由於三一大學、卡爾嘉德校長和小丹曼先生 (Mr. Gilbert M. Denman)，以及尤英·豪賽基金 (Ewing Halsell Foundation) 的支持，我們又開始在伽太基進行一個德克薩斯與加拿大聯合的發掘計畫，在與 1976~1986 年加拿大考古隊工作的伽太基城同一城區發掘一個羅馬帝國晚期的浴場建築。

三一大學是一個富啟發性的知識環境。我由三一大學優秀的學生處學到很多，也由我的新同事波頓 (Joan Burton)、馬丁 (John Martin)、麥特卡夫 (Alida Metcalf) 和華隆 (Carolyn Valone) 處學到更多，他們拓寬了我的視野。我特別要感謝慕玲

女士（Diana Murin），她本人是一位考古學家，也是我非常能幹的祕書，但更是一位好同事。沒有她在技術上的協助我無法在規定的時間以內完成這些修正，她也使我避免犯錯，並改正校樣和編索引。

柯林·維爾斯識

1992 年 5 月於聖安東尼奧市

縮寫說明

1. *AE*：《金石學年刊》（*L'année épigraphique*）。
2. *CIL*：《拉丁銘刻大全》（*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3. *EJ*：艾倫柏格（Ehrenberg）和瓊斯（Jones）著，《說明奧古斯都帝朝和泰比瑞烏斯帝朝的文獻》（*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Reigns of Augustus and Tiberius*）。
4. *FIRA*：瑞克百諾（S. Riccobono）等編，《先查士丁尼羅馬法資料》（*Fontes Iuris Romani Anteiusiniani*）。
5. *IG*：《希臘銘刻》（*Inscriptiones Graecae*）。
6. *IGRR*：《有關羅馬人的希臘銘刻》（*Inscriptiones Graecae ad Res Romanas Pertinentes*）。
7. *ILS*：德騷（Dessau）編，《拉丁銘刻選集》（*Ins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
8. *LR*：劉易士（Lewis）和來恩荷（Reinhold）著，《羅馬文明選讀》（*Roman Civilization, Selected Readings*），第三版。
9. *P. Oxy.*：格倫福（B. P. Grenfell）和亨特（A. S. Hunt）等合編，《奧克西林朱斯遺址出土的紙草紙文書》（*The Oxyrhynchus Papyri*）。
10. *SEG*：《希臘銘刻補遺》（*Supplementum Epigraphicum Graecum*）。
11. *Select Papyri*：亨特和艾德加（C. G. Edgar）合編，《紙草紙文書選輯》（*Select Papyri*, Loeb Classical Library）。

也注意：

12. *ANRW*：丹波林尼（H. Temporini）編，《羅馬世界的興與亡》（*Aufstieg a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
13. *JRA*：《羅馬考古學報》（*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14. *JRS*：《羅馬研究學報》（*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15. *PBSR*：《羅馬英國學院論文集》（*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16. *RIB*：考林伍（R.G. Collingwood）和萊特（R. P. Wright.）合編，《不列顛的羅馬銘刻》（*Roman Inscriptions of Britain*），第一冊。

目次

第二版序言	001
縮寫說明	007
導言	001
1 新秩序	011
2 資料出處	035
3 奧古斯都帝的事功	057
4 奧古斯都帝治下的義大利：社會與思想趨勢	091
5 元首地位的鞏固	109
6 西元一世紀時的軍隊和諸行省	141
7 「羅馬城以外產生的皇帝」：由嘉巴帝到圖拉真帝	173
8 由柏壯尼烏斯到普林尼時代義大利半島情況	199
9 帝國的善治：由海准帝到奧理流斯帝	229
10 「羅馬和平的無限莊嚴」	251
11 過渡的時代：由科摩托斯帝到色雷斯人馬克西米努斯帝	285
羅馬諸帝統治期	303
參考書目	305

導言

研究羅馬帝國的人，必須永遠記住帝國的中央政府與皇帝周遭發生了些什麼事情，但也必須反思在義大利半島、諸行省、諸市鎮和鄉村、和諸軍營中的生活，以及這些不同的世界如何互相衝擊。十九世紀最偉大的羅馬史家孟森（Theodor Mommsen）在談到這個時期時說：

自古以來，世界上很少有一個政府能這麼持久和秩序井然……在它的世界中（屬於這個世界的人認為這便是全世界），它給了團結在它治下的許多民族和平與繁榮。這份和平與繁榮，較之自來至任何強國所創造的更持久和完整。帝國時期的業績，見於非洲的農業市鎮、摩色爾河（Moselle）上葡萄園園丁的住宅、里西亞（Lycian）山脈中繁華的市鎮，以及敘利亞沙漠的邊緣。……如果上帝的一個天使想要結算西佛勒斯·亞歷山大（Severus Alexander）的統治和今日的統治哪一個比較有智慧和富人道精神，和自那個時候起文明和國家的繁榮是進步了或退步了，我們很懷疑他會認為今日比較好。

然而，政府所能做的，事實上有一個限度。它可以創造和平和秩序的條件，但如布朗（Peter Brown）所云：

羅馬帝國是一個很大的地方。其經濟與交通都非常原始。偉大的羅馬道路所經過的小市鎮，其所吃的、住的和穿

的，都來自周圍三十哩半徑以內的地方。除非我們透過文籍重新感覺到當年對飢荒的悚然恐懼，便絕不會了解希臘—羅馬世界中的市鎮生活。不論我們如何圖繪羅馬世界的宏偉道路系統地圖，當日的每一個小市鎮都知道如果有一年的農作物收成不好，它便會單獨面對飢餓的冬天。每一年中有好幾個月，對羅馬世界發展所作標準記述中那種令人感到的「真實情形」——軍隊、商業和財產控制——簡直是一掃而空。隘路堆滿了雪、羅馬道路的大石板陷入泥中、驛站的草料貯藏減少。地中海不見了。皇帝及其臣民之間的距離增加了三倍。〔《聖奧古斯汀時代的宗教和社會》（*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St Augustine*），16 頁〕。

我在本書中設法在中心與周邊之間保持平衡，也儘量在敘事與討論之間保持平衡。單數的那些章多多少少是按順序來敘述帝國中央行政的發展、歷代皇帝的成就、朝廷，和頂端的權力鬥爭，讀者可以先將中間雙數的幾章跳過，把這些章當連續的記事閱讀。雙數的幾章討論由奧古斯都帝時代到西佛倫王朝諸帝（Severans）義大利半島與諸行省在不同發展時期的情形，其中第二章專論本書所用資料的性質及其若干問題。

本書正文所引的句子大多是我自己所翻譯，例外的情形均已指出。我原來想徵求許可使用企鵝版的翻譯，尤其是關於塔西塔斯（Tacitus）和蘇東尼烏斯（Suetonius）的著作，以便讀者容易看這些引句的上下文，不過旋即我即發現企鵝版的這兩種翻譯雖然極好也易讀，但其在英譯中納入對原文的解釋，卻與我的解釋不同。然而，由經驗中我知道我無法改良瑞迪斯（Betty Radice）所作者林尼（Pling）《書信》（*Letters*）的翻譯。關於奧古斯都

的《成就》（*Res Gestae*）一書，我乃用布倫特（Brunt）和慕爾（Moore）的翻譯，關於〈新約全書〉（New Testament）用《新英文聖經》（*The New English Bible*）的翻譯，關於各種銘刻，用劉易士和來恩荷的大著《羅馬文明選讀》第三版。

本書最後面的參考書目，除非較舊的著作或其他語言的著作似乎是最上乘或者是關於某個重要課題的現有唯一著作，大致是限於最近的英文著作。書目的選擇，乃是出於我個人的意思，所選為我個人認為有用和富啟發性的書。我沒有推薦古代作家特殊的版本或對它們的評論，但是指出有些古代作家的版本不易取得，或某些評論對不懂希臘文或拉丁文的讀者來說有特殊的價值。關於翻譯，《企鵝叢書》價廉可讀性也高，並且也容易看到。在過去幾十年間，《企鵝叢書》保持了讀者對古代世界的興趣，在這一方面其貢獻比所有大學中古典學系加起來的貢獻都大。不見於企鵝叢書的作者往往見於《婁布叢書》（Loeb Ser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nd Heinemann）。婁布叢書的左頁是希臘文或拉丁文，其相對的一頁是英文翻譯。其文體或學術價值有時已過時，但仍然很有價值。

在這篇「導言」的後面，我解釋羅馬法律和政治的名詞術語，以及羅馬的通貨與命名原則。據此，如果一個羅馬名字有英語化的形式，我使用這個形式〔如馬克·安東尼（Mark Antony）、圖拉真（Trajan）等〕，而後在第一次用時也補充其全名。第二章（關於資料的一章）是例外情形，只列作者習用的名字。市鎮和城市或用古名或用現代的名稱，以便清楚和容易辨識，而非為了前後一致。關於河流或其他地理特徵，我往往只用現代的名字。

本書最初是為英國的讀者而寫，因而用了若干英倫三島的典

故。然而其他的讀者（如北美的讀者）也很容易找到合宜的類比。法國人和英國人或許誠然是「十九世紀帝國主義者」的原型，但我們也不當忘記「明白的天命」或舊金山「聯合廣場」杜威海軍上將（Admiral Dewey）塑像座上異常傲慢的題辭。倫敦的通勤者在酒館中的抱怨，在紐約的酒吧也可以聽到。而布瑞克斯頓（Brixton）的問題如果不像哈林區（Harlem）的問題那麼嚴重，也不是那麼不同。賓恩海軍上將（Admiral Byng）或許不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但值得我們認識他：他是「一個正直但頗缺乏創見的海軍上將，花了很長的時間才確保他所提議攻擊敵人的布署，嚴格符合海軍大臣最近所規定的長篇大論複雜指示。在他左思右想時，敵人的艦隊順利脫逃。賓恩在回國以後，受到軍法審判並且被槍斃，以鼓勵別人」。〔日期是1756年，戰役發生在米諾卡島（Minorca）外海。警句「以鼓勵別人」是伏爾泰的。引文乃引自華福勛爵1939年有關〈將軍與將才〉演講中的第一篇。這些演講由麥克米倫出版公司發表為一個小冊子〕。

島性（或可指偏狹）乃存在於一個人的心中：「沒有任何人是一個島嶼……」，也沒有任何文化是一個島嶼。現在北美洲知道《我，克勞迪烏斯》（*I, Claudius*）的人比英國知道的人可能還要多。我也不必為徵引奧斯汀（Jane Austen）和吉百特（W. S. Gilbert）的話道歉。因為他們雖然是道地的英國人，卻也屬於整個英語世界。我也同樣可以徵引美國人的話，如班乃特（Stephen Vincent Benét）說的朱里亞斯·凱撒（Gaius Julius Caesar）：「命運常選錯材料，／法國炮兵中油頭粉面的少尉，／和禿頭、可疑的羅馬浪子政客」。而一直到這本書寫成以後，我也體認到「派烏斯帝與奧理流斯帝時代的小陽春」和「帝國……成熟到要落地」等的作品，我已不知不覺的在吟誦佛洛斯特（Robert Fro-

st) 的詩句：「哦，肅靜的溫和十月天早晨，／你的葉子已成熟到要掉下來，／如果明天有狂風，／則它們一起蕩然。」

我們將十分注意帝國早期社會與政治制度的演化。初步對細節的解釋有助於把事情交待得清楚。在共和時代，終極的權力乃屬於成年男性公民的團體，這個團體在長官的主持下開會。一個公民必須出席才能投票。會議有各種各樣，有各種不同偏重方面的投票制度，視要辦的事情而異。但他們只能對長官所提的法律或候選人投「是」與「否」的票。這個制度在帝國時代愈來愈不重要。據知最後為通過立法而召開的會議是在那華（Nerva）帝的時候。法律以提出它的長官之名為名。因而「朱里亞法」（Julian Law）可能出自朱里亞斯·凱撒之手，也可能出於奧古斯都之手，因為奧古斯都被凱撒收養而承襲他的姓氏。

元老院的決議，在技術上不是一道法律，但逐漸具有約束力。不過在共和時代混亂的晚期元老院的權威有多大就很難說，尤其是它在它認為緊急的時期投票決定暫緩執行的法律，在共和時代晚期用了幾十次。到了後來，皇帝成為法律的創造人，他愈來愈認為透過元老院的決議立法十分方便。元老院也取得重要的司法職權。到了共和時代之末，元老主要是卸任的長官。奧古斯都又將元老的事業制度化，每年選二十個人為檢查員，他們通常是在二十五歲時，便進入元老院。此時他們可以成為管理公有建築、街道和市場的官吏或護民官，到三十歲時又可以競選掌理司法事務的民選長官（通常一年選十二人）。檢查員主管財務，護民官的職務詳下。卸任的掌理司法事務民選長官可以擔任各種官職，尤其是到各行省去任職，如充任小行省的總督或指揮軍團。

到了四十二歲（得到皇帝寵信的人年紀可能更輕），一個男人可以希望成為執政官。在每年元月一日就任的兩名執政官，在